

徐文長全集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徐文長全集

賦

涉江賦

晉潘岳作秋興賦序稱三十有二歲始見二毛時岳爲賈充掾寓直散騎之省見省中多富貴人乃起歸來之想及作閒居賦自述多落而少遷以見拙宦雖卒歸退休然合前賦而觀之誠見其嗜醇醪而姑言寂寞也嘉靖壬子秋余年亦三十有二既落名鄉試涉江東歸友人顧予鬢曰「子髮白矣」余誠懼理道無聞而毛髮就衰至於進退之間實所不論雖才不逮潘岳而志或異焉乃作涉江賦以自見

壬子季秋予既被棄涉江東歸水深則厲僕痛主困旅多太息夕發西陵日高造闕渭既登一枝之堂俯而拜母母曰「兒復如是歸乎兒則困窮兒好顏色兒腹應飢爲兒作食」既乃渭復往舊託之禪室掩關戶於暑刻嗒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來相問視顧盼之間指予鬢而謂曰「子髮白矣年其幾何吾則宜然如子則那」予聞斯言不能無逆傾冠側首伯爲予擢擢不應手體短善脫不脫而獲如萋甫活伯仲謂予「豈以憂故進退有時失得有數」予告伯仲「予豈不知細故芥蒂何足以疑」人生之處世兮每大己而細蟻視聲利之所在兮趨水壑而赴之量大塊之無垠兮曠蕩蕩其焉期計四海之在天地兮似壘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海內兮太倉之取一梯物以萬數而人處其一則又似乎毫末之在於馬厓彼營營之微聲沾沾之細利又何殊於曳蟲股嘔蠅脾入孔穴實糧齋第因小而形大曾一蟻之何加再語伯仲更聽予陳無形爲虛至微爲塵塵有鄰虛塵虛相鄰天地視人如人視蟻蟻視微塵如蟻與人塵與鄰虛亦人蟻形小以及小互爲等倫則所稱蟻又爲甚大小大如斯胡有定界物

體紛立，伯仲無怪；目觀空華，起滅天外。爰有一物，無罣無礙；在小匪細，在大匪泥。來不知始，往不知馳；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得亦無攜，失亦不脫。在方寸間，周天地所。勿謂覺靈，是爲真我。覺有變遷，其體安處。體無不含，覺亦從出。覺固不離，覺亦不卽。立萬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控則馬止，縱則馬逸。控縱二義，助忘之對。外寇易防，竊發莫支。外寇形呈，竊發暗來。積土漸高，爲九仞臺。九仞一虧，終爲阜邱。予斯之憂，他奚愴懷。伯怪予髮，良亦有說。男子六八，陽氣衰竭。膚面焦枯，髮髮頽白。斯人稟常，萬古一轍。稟完後老，缺者早泄。曷知小子，不稟其缺。年三十二，形則六八。又予視髮，元稠白希。遠窺不得，逼視始知。不審其變，在何歲時。豈以茲秋，謂予憂爲。

「袁中郎評」襟期超曠。

牡丹賦

同學先輩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陲。春陽旣麗，花亦嬌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搖落，客始罷止。滕子心疑而過，問渭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之於庭，毋乃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落，儻兮游觀，忽兮離索。毋乃避其涼而趨其熱乎。是以古之達人，修士佩蘭采菊，茹芝挈芳，始旣無有乎穠豔，終亦不見其寒涼。恬淡容與，與天久長。不若茲種之溷吾黨也。吾子以爲何如。」渭應之曰：「若吾子所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濃淡，以爲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蠱，主則爲精。主常嚼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更。如吾子懟富貴之花，以爲溷己。世亦寧有以客之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縱觀者之倏忽，爾於花乎何。讎諒盛衰之在天，人因之以去留。彼一貴一賤，而交情乃見。苟門客之聚散，於翟公其奚尤。子亦稱夫芝蘭松菊者之爲清矣。特其脩短或殊，榮悴則一。子又安知夫餐佩采挈者之終其身，而守其朽質也。則其於倏忽游觀者，又何異焉。」滕子顧予曰：「有是哉。子盍爲我賦之。」渭曰：「唯唯。」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爲無雙。東青州而南越，曾

不足以頡頏稟陰陽之中氣兮，雖未必其記載之盡信，視衆卉以獨妍兮，真若悉有萃乎水土之精光。始山間之幽寂，處天后之帝鄉，后始命移以入內兮，備宮樹之列行，亦何心於貴賤？視用舍而行藏，茲上代之無聞，始絕盛乎皇唐。爾其月陂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既和，正亭榭之載營，天宇曠霽兮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兮王孫，覺游龍於流水，遶茲葩而密坐，藉芳草其芊芊，感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粉承日華，朱含霧雨，羣蒂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粧，對客不語，衛尉出婢子於羅幃，鄂君擁翠被於江渚，當其百藥千芽，照耀朱霞，綠葉紛紜，望之轉賒，若儒生之授學，列女樂於絳紗，迨夫背戶迎窗，上下薨樓，二三作隊，矯矯愈鮮，飛燕進女弟於遠條，夫人挾三國而朝天，錦瓣重捲，檀心飛屑，柔須夜般，怒苞曉決，宛婦姑之反脣，似相稽而無說，則有若盛時合沓，諸娣從韓，姑以同歸，颯焉凋衰，漢主放宮人而憎別，風薦小爽，雨委微溫，楚姝舞歇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慎妃橫逼座之勢，紫侍黃側，班姬抗同輦之尊，或勁而叩，婕妤當逸，熊於上殿，或翹而望，處子窺宋玉于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極態，遠不盡妍，大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姝，可罄比而殫論。然渭嘗聞如來演法，在彼鹿園，菩薩莊嚴，衆二十五寶髻鬢，珠璣環組，佛之勝相，紫金光聚，大衆威儀，具八萬數。又聞峴崙閨風，玉成瑤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可殫窮，夫人之心，想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羣小之所象是也，使元釋之子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大衆羣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申申天天，行行闔闔，佩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頌則太媿，始至，官人欣欣，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盤桓，解佩環於洛水之濱，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呼援歎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謂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矚於他園，都不記其婀娜，藉紛紛以紵紵，其何施而不可？

「袁中郎評」風華典瞻，豈次梗諸君可辨？

鞠賦

渭既賦牡丹，滕子復申辭曰：「曩吾之庭，牡丹春華，菊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抱響於此；毋亦如吾所謂避其涼而趨其熱者乎？」渭曰：「有是哉！子之善戲而挾也。」乃筆不停綴，詞不及展，遂賦曰：誰乎誰乎？芒芴曷常？春至麗日，秋臨抗霜，彼亦何熱？此亦何涼？惟付與之是聽，非知計之可詳。履子廣庭，視茲烈芳，繁名相之別數，亦荻莖之異萌，染不出於五色，維其變之莫量。歷九秋而自如，周數望而靡謝，從顏色之中乾，永附蒂而不舍。於時白帝司辰，列列辛辛，木葉下而草萎，霜露降而鴈征。乃自圃畦，遷爾廣楹，一則不足，百尚有贏。羣而不黨，矜而不爭，槩望若結伴而違俗，單玩則各立而獨行。乘金令而始拆，秉土氣之正精，雖雜采之並敷，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而鎔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塗，處規墮而託身，非瓦礫以爲嘉，存大朴之希聲。彼主人兮，誰子懷高廓兮，心貞秉圭璋之潔白，樹文學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高朗，知寒燠之迅駛。弭蓋於門，肅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篇章而未已。爾則不以物驚，不以物喜，挺危朶而愈勁，舒正色而不媚。匪鉛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枉屐，豈無人而不芳，亦胡庸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花，名園如霰，上國如霞，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化？胡爾類之自矜，乃偃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肅，日馳驚乎南陸，雲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耀其孤標，眇幾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其盡然。夜不可以爲夙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有時，奚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末年？紛後先亦何心兮？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衰。至乃微霜襲宇，驚飄振帷，萼紺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垂，閭闔宇兮無人，倪星月之懸輝。則有似乎貞女永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霜於中野，蘇武噙雪於沙陲，在顛沛而愈厲，至九死其

靡遠；外容色之凋傷，實中心之永矢。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修嫺。逾盛年而云邁，稍凌夷乎末路。苟蒼蒼之爾私，又何病於遲莫？日中昃而彌烈，兮金粹精於融鑄。直守貞而罔渝，於茲英其何負？余假托以抒忱兮，信毋必而毋固。

「袁中郎評」 幽烈清疏，伯仲長公秋陽稚酒。

荷賦

渭既賦牡丹與菊，仲敬復請曰：「天有四時，花有四品，夏荷冬梅，子獨無意乎？含毫續藻，俾世稱四賦，此雖小圃之光，而亦吾子之麗也。」余不得辭，因復命筆。塊連抱之大甕，立階楹以脚闕，挹三尺之清水，實五石之泥淤。葩燁燁其盈把，芳霏霏以滿除。逼而就之，欲語不語，徐察其意，若有告訴。吾凌波之逸卿，而擁蓋之公路也。遠祖當春秋吳越之世，逢時遭偶，居若耶之溪，歐冶子淬劍之處也。自會稽達剡水，溪長岸闊，淡蕩百里，沙白泥肥，雜蘆與葦，種類繁生，多不可紀。則有乍決半舒，小朵大，蓋短行長，竦低垂，迅起柔標，勁節疎陳，密倚或向日而併嬌，或從風而自靡。其乍決也，儼華燈之笑焰，其半舒也，宛新月之過朏。其小朵之開，羣仙合掌，而數甲斯尖；其大蓋之盤，古佛現身，而千目其眚。短肢則蠻奴跽以貢珍，長竦則山峯矗而攢翠。低垂挂馬肝而始剗，迅起樹羽蓋而仰綴。標有柔而將隨，節有勁而示刺。疎陳或約隊而未過，密倚疑附耳而不置。向日併嬌，未足稱研，從風而靡，曷以揚麗。香不烈而愈恬，色彌天而不媚。其房之俯仰也，則有似乎客主之既闌，更舉爵而飛杯；其葉之掀翻也，又有似於兄弟之寢興，共長枕而大被。是以飲風露而華采集，鳥魚而游戲。五月清涼，三伏不暑，曠漠之區，煙波之宇，根蒂懽娛，枝葉容與。花神每遊息以無窮，生意亦隨之而不去。吾子不聞王之後宮，名西施者乎？采掇不盈，觀者如市，羨我顏華，中心如駭。此固千載之所美談，而風人之所載記。豈若茲主人之處我也，陶以爲沼，以灌以壅，覆之井幹，以制以控，苗藥抽莖，

東不得縱；炎暑結縷，鄒與魯閔。豈俊臣之見推，而請君入於是；甕實遭時之不偶，爲觀者所侮弄。是以見先生之來，有不能以言通，而謬以意動者也。余應之曰：「何子見之不廣也？吾聞自子之先，以至於子，皆得以君子名者。豈以託居之廣大而顧盼之光榮乎？直幹不撓，虛中無物，竅多比干之心，清映伯夷之骨。含芳烈其愈溫，處驕炎以不熱；眇可望而莫親，殫易事而難悅。翩翻欲舉，挺生冰雪之姿；瀟灑出塵，不讓神僊之例。是以映清流而莫增其澄，處汚泥而愈見其潔。且吾子既不染於汚泥矣，又何廣狹之差別？縱遭時有偶而不偶，何託身有屑與不屑？一花乃垂頭默然似失仰，而微笑似有所答。知君子之令名，非外物以丹臆。於時遊魚躍於梗底，翡翠集於房側，微風芬以襲衣，纖月高以映稅。乃命主人酌酒而別。」

「袁中郎評」 言詞俊，摹寫靈。

梅賦

往予薄游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涉冬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羸理而絳襦者。歟？抵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往觀焉。則見其孤生瓌古，偃伏迴卷，一花千葉，並帶數萼，忽上竦而扶疎者。歟？至於依山臨湖，覆橋橫野，間松雜竹，屋角墻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興，豈非品質靡異，類別有區，人固玩視其習，而好言其殊。爾其孤稟於競，妙英雋發，肌理冰凝，幹膚鐵屈，留連野水之烟，淡薄寒山之月。蕊一攢而集霞，葩五出而爭雪。側披斷磧，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凍雲之欲結。杪數英之半掬，中萬斛之一搏。古幹橫肱，玉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戢以梳翰。珮玦繽紛，何雪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仙。趣將幽而見取，豔以冷而爲妍。縕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霄端。瘦影橫窗，矚然山澤；素魂麗壁，忽爾嬋娟。託使將傳，寄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報塞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全飄於織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是以古道清流，墨工圖吏，或拘之爲一窩，

亦種之於數里。圍棋酌酒，相與偃臥其中；落月迴風，務印縱橫之所。彼稱既醉，逼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住。斯亦可謂一節之高，而末足以盡曠然之意。乃有巖居之徒，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龐眉壽考。跨蹇策筇，熱漿烹藻，望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含思風雅之侶，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當其處。飛觥爵於彌留，顧徘徊而不去。景得人而益增，人因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心暢神，洗囂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奇，而東嶽之麗？且余觀夫梅之爲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之正味，先者序之履端。先則渾淪龐篤，含泰和而獨飽；酸則甘辛鹹苦，受何味而弗便。含之飽者發斯盛，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苑，均齊如味，兼濟商鼎之鹽。其始也點綴文章，洩天地之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頤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不知其處寂寞而貞厲，守冷素以自恬；悠揚乎松菊之圃，盤錯乎水石之間。風飄撼之而不動，瘴癘攻之而罔顛。雪霰既零，條枚益堅；陰幽外剝，陽氣內漸。迨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飽諳；何桃李之弱質，敢先後以齊肩？苟天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袁中郎評」 有徐庾之麗，而徐庾無其峭。

前破械賦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毫釐，千里歧路。寸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遽遽然蝴蝶之爲莊生。

「袁中郎評」 趣。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制亦自班，鶴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偕二友，木資金紐，與之爲三。脰及足手，一人適之，不棺而朽。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呵護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撞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袁中郎評」趣。

畫鶴賦

朱冠縞衣，四池元緣；鐵脛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浴，圓吭開天。秉寥廊之高抱，小蒼莽之微譙。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元。爾其焦山瘞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開喉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砥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穎而希冀其元妙。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橋瀆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縣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兮毯毯，頂般瓶而氏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賈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袁中郎評」工部進鵬，得此有匹。

緹芝賦

繫探珠之巖榭，迨臨鏡之波館。地並秀以雙美，氣偕和而競煖。爰有物以名芝，忽卷無而從歎。如萐玉而束瑤，旣杼輪而揭轍。下縞練以楊中，上緹縹而表祖。體薄雪之將霏，載彤雲而未繼。巨者二咫，映彼湖荷；小者徑尺，燦竹研。

柯河邊織錦撥支機而罷杼漢宮剪綵停寶鉸以羞羅使君溫恭崇抑斥揚斂襟下問爲災爲祥既登覽乎隅椒復臨泛乎汪洋恐盛德之點璧惟僂步以循墻爾其芝固無言默呈以露吐瑞藹之氤氳儼郁霏之烟霧芳噴噴以襲衣鼻亭亭而羃素逸數尺之元壤瑟週離而奄布示彼絕奇逸於往賂非家積之餘慶符天心而曷故於是使君讓之不可推之不去把酒號曰「子爲我賦」卽斯語而宮商謝不敏兮恐負亂曰「使君玉除盛芝英兮一貢廷兮兩侍於楹兮斯爲之徵兮使君眇痾匪蒸成兮芝草生兮采以鐘兮壽百齡兮斯爲之馮兮」

「袁中郎評」 飭詞妍美。

十白賦 有序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於華亭氏子寄居馬家飲中燭蝕一寸而成十章諷固無由且悲之矣

鹿二隻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呈以雌以雄合八蹄而兩角蹲並壁以交穹桓桓撫臣敢告世宗謝山海之萃食仰芻豢於上宮諒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匪同

兔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朗晴珀赤妙彘雪寒豈韓盧之可獵與魄蜃而共跏曩者食客之謀匪爲營於三窟今也走狗之獲潛垂涕以雙潺

鵲

即使常羽亦且知歲矧伊白鵲而胡不慧匪舍疆以效鷓詎攫糲而學鷺秋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潢古印幻騰羞

托翼於金墜。

猴

瓊赤玉誤爲白沿耳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善幻？脫蒼鞞以膚瓊。莫四朝三，豈狙公之可罔？既冠且沐，致韓生之就烹。

鸚鵡

昌黎二鳥賦云白鴝亦與實

鸚鵡來巢，春秋紀之。皜皜其翎，曷其有之？我在幕中，實維皆之；不貢於廷，拚然起之。

鸚鵡

黃冠白章，其鳴嘒嘒；殊彼凡羽，綠襟朱隊。柰此條籠，將飛復墜；我則禰衡，賦罷隕涕！

龜四

念寶龜之素甲，卷迸迸兮冰雪；載九疇而出洛，帝與茲而借錫。雖入網於豫，且苦靈骨之就鑽；亦托跡于莊周，恍曳尾而超越。

麋

拾遺有言，微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畏火。踵白鹿而後至，既已非時；向青草而長廛，庶其得所。

鼠

聞爾貪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纒緇而爲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兮，始黝於鉛黑。

黃頭

時賞羅者頗溢

鳥曰黃頭，猛以善鬪；白秉金精，儼爾介冑。虞人網以奏功，如披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抔土於一覆。

「袁中郎評」

亦諷亦悲。

樂府

張家槐

張家槐，鵲巢枝，使君纔出戶，闔扉鞭行人，上及飛。彈鵲母，連鵲卵，鵲母棄雛走何所，曙衙闕邸報來使君朝去。鵲莫歸。

悲饗歌

吳人饗越人俎，一臠忤舌死杖下；肉少甘，骨爲土。

歌風臺

四首 時漢高將夷英彭諸猛又知猛者守欲背故曰安得和葛鄂州作

醉媪洒，臥媪墟，武家墟畔歔呼呼。豐沛中，羣酒徒，噓季鼻大糟所都，誰喚隆準而公乎？十二年，左蠲還，着紅衫，應午炎七尺所臨萬馬環，諸王列侯敢不虔，獵徒酒伴隘巷看，獨召故老金符乾。惜青春，赭朱顏，乃思猛士得將安，歸問野雞還我韓。

鄂州籍，衡縣權，渭也俯，拾所殘。悲異代，良楚酸，渭河高水流拍天，渭南過之河未然。麻姑量海海愁淺，三尺烏爪沒至軒，大家作計一何長，請看何人偏墮短。

英彭不雌，季心所猜，今布越耳，終當爲豨，終當爲豨，不如我先之。舊所得猛士，十當一無遺；十既一無遺，安得不歌以思？

騷渡江，八千從，非父老是使，彼安識籍與梁巴蜀公，縞新城，奉三老，敎發帝喪，義兵若河日以東，乃知王者師，上

親長禮教，下首功蜀公，親歷效驗明，乃知猛士難。四方守，易戰攻，誰兼不歸買，蹀躞擊太宰，祀鄉鄉，聽叔孫通，徵魯諸生，驚禮四公，遠來于商。

予嘗夢晝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堅貞傳稍解焉

堅貞十七之死靡他（去聲）數夢男子百兩以御（叶）貞覺而恚莫知其謂華盛來胥（蝶也）我貌未悴廢沐垢首塵膚敗裳如葉未秋，虐使萎黃，自茲以往，夕寢且覺，角雀謝穿，筐梅罷標，卷婁雖羶，理不樂蟻，矧已肉矣，曷感而蛾（音宜）萬有膠轕，曷可詰呵，皇矣上帝，其將謂何？

六昔

昔朋友，雉與鷓，不得已，今爲梟。昔骨肉，鷺與鷓，不得已，今爲鷗。昔宗親，鵲與鴉，不得已，今爲鷓。昔官府，驄與虞，不得已，今爲虎。昔乳煦，汗血駒，不得已，今於菟。昔黔蒼，萬夫英，今視之，蠅所生。『袁中郎評』樂府俱近古，惜拘於古。

四言古詩

鴈臺詩

陸子嘗買鴈放之，因以爲號，又鴈臺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臺，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矰繳九矢，待鴈不來，涼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出自郭門，於焉遨遊。羣焉以栖，人亦鴈爾。莊周爲蝶，孰揆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塞，有問豕者，張目不對。

土魯番貢獅

羌飯官驛，斯物不的；官馬當災，騰于馬脊。兔嚙以牙，嗜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帛。獸威孔武，觀者色沮；媚此羌胡，若媚其母。余呀以咨，羌曰：余乳當其出穴，若嬰離襪。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梁鷲養虎。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
因賦以止之

茲山一何爲，仰首摩青雲。遠去氣色古，混沌儻未分；引盼涉陝洛，毋乃隔夕曛。中有舊社址，尙見數偶羣；短草覆井水，遠松貯氳氳。薄雲在其下，猶幕黃頂墳；元釋諒能居，人世未可云。念子覺無上，夙昔斷羶葷；焉能繫不食，焉得不耕耘？况茲值秋陽，寒氣慘不昕；未可高居斯，語子以慇懃。

來晨憩廣孝寺

可憐荒宇在，於焉恣游賞；古砌伏野草，唯餘聖賢像。巨碣指黃樹，御墨浮天上；昔人不在斯，悠然引遐相。曙入鳥初散，道寒露猶瀼；回睇黃山岑，翻然策筇杖。

『袁中郎評』 中唐雅調

登秦望山

素情忻晏遊，傾人事永矢。上此萬仞山，復沿北溪水。顧瞻江海流，神去蒼茫裏。後峯千里來，旁障兩川起。往昔窗
中翠，今茲巔上視。佳哉是觀游，吾鄉亦信美。

沿秦望溪水

流水澄若無，溪魚宛遊空。磊磊聚圓石，澹蕩偏能工。高寫象山曲，伏響迴草中。何朝飲麋鹿，蹄蹤去難窮。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峯紫鐵色錯豎似花蕊然土人呼雄鷄突余贈名花蕊峯

錯如鐵色紫，出土幾千古。寒空蕊尙繁，秋水蓮難吐。刻削差可擬，帶插不添嫵。宛如齒齟齬，張吻訟所苦。千秋獻
組繡，名號未得主。直少讓中岑，他山視應父。借言花蕊峯，來春開何處。

「袁中郎評」 聳秀。

海樵山人新構二首

古莽伏圓址，剝構敞方榭。去豕不百步，連山凡幾架。衡門夾楸欄，卑池注微瀉。羣峰列窗牖，佳木依簷瓦。碑碣墻
垣中，階級坡陀下。曠霽坦以來，遠暮蒼然化。亭北指夕月，高臺嘯清夜。嘉賓燕屢入，麗人時或迓。臥榻楔巖石，旁戶
達僧舍。主人胡不歸樵海，未云罷。東樵遡遊風，於茲焉息駕。

澹池疊青山，山色落池裏。上栽百歲樹，下週三折水。日夕衆鳥下，客至數魚起。助筵摘果實，開蕪種芋子。上山一
以望，高城正東遙。波濤堂壁瑩，野闊登覽美。羨子善結架，多在聚景址。彼亭旣孤絕，茲地何曠爾。（曲池）

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明月照江水，截梁與子步。當時如花人，曾此照鉛素。江流不改易，月亦無新故。薄雲淡杪林，晴沙泛寒露。借言伊人閨，應在煙生處。

「袁中郎評」 閒俊。

讀莊子

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爲數論量，生死反大事。乃知無言者，莫得窺其際。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

「袁中郎評」 可慨。

海上曲 二首

雪隱城月高，使君梯樓坐。縣綆訊謀士，但自苦城破。問城一何多，數百餘七箇。長矛三十六，虛弓七無筈。腰刃八無餘，徒手相左右。轉戰路千里，百涉一無胸。發卒三千人，將吏密如裏。賊來如無人，奔至使君下。

暇日棄籌策，卒卒相束手。四疆險何限，但阻孤城守。曠野獨匪民，棄之如棄草。城市有一夫，誰不如木偶。長立睥睨間，盡日不得沒。朝殮雪沒脛，夜臥風吹肘。彼亦何人斯，炙肉方進酒。

日暮進帆富春山

日暮帆眇征，江闊重無度。峰翠逐岸來，樹榦參天去。千里始此行，一日卽羈旅。石瀨駛清磷，雪壑聳殘素。回睇吳

山岑蒼蒼渺煙霧。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遠眺江中怪石

乘舟坐無聊，遵途岸轉杳；急流赴海馳，怪石橫江倒。仰睇峯崎側，惟見蒼翠矯；覆莽映赭壁，矻弱不勝鳥。懸崖窄可步，聚纜密如篠；舟子勿前征，前路煙生草。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中夜依水澤，羈愁不可控；退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寂野聞籟微，單衾覺寒重；託蹤蒲稗根，身共鷗鳧夢。

「袁中郎評」語句恍惚大初。

早發僊霞嶺

披衣陟崇岡，日中下未已；雄偉尊兩都，噴薄走千里。百折翠隨人，一望寒生眚；高卑互無窮，參差錯難理。蔓草結層水，喬木秀縣藟；晝餐就村肆，小結依崖址。去壑知幾重，劄竿引澗水；回視高峽巔，鳥飛不得比。

自浦城進延平

溪山孕鐵英，怪石穿水黑；馬齒漱寒流，冶火融初滴。方艇走石罅，白日飛霹靂；操舟信有神，出人坦然適。以知庖丁者，游刃有餘歷；循理稱達人，險難亦何感。